

让孩子建立起生命的链接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首份全球预防自杀报告曾显示,每年有80多万人死于自杀,约每40秒钟死去一人。值得注意的是,自杀已成为15~29岁人群中的第二大死因,也成为潜伏于大学生间的无形杀手。

“有人失恋后因爱生恨,跳楼解决自己或手刃对方,酿成很多悲剧。因失恋而痛苦可以理解,但我教你们一招,不如化悲痛为饭量。”武汉大学文学院党委副书记王怀民在“形势与政策”课上特意留出半小时来讲“失恋自杀”。

在王怀民看来,自杀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活着很难,自杀是所谓的“解脱”;另一种是“就是死给你看”。自杀是一种任性的行为,这种情况多发生于青年之中,“因为年轻人对生死并没太多感悟,假如再给他三五天,或

许就不会这样极端”。

华东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系副教授张麒开设的生命教育课,目的是让学生明白在生活当中就是有很多痛苦,只有学会面对痛苦和死亡,他们才能去追求幸福。

他曾让每位学生以自己所理解的生命为主题作画,并把学生进行分组,每组需推选组内最优秀的一幅画作,然后再集体从中进行评选。但他撕去了评选出来的画作。为此,不少同学表示自己很生气,甚至有人难过落泪。而当画作被撕的挫败感慢慢散去,该校应用心理学大三学生王雅忱开始明白张麒此举的“套路”。“老师要我们评选画作,但其实怎会有唯一、固定的标准来衡量哪幅画更好呢?在很多的竞赛、评比中也一样,我们常常只重视结

果,而忽略了过程,比如大家一起画画的过程、成长的过程,即便不成功,这个过程难道没有意义吗?”

“很多人都说这没有必要,不好也不用撕掉,因为这些画是他们用心画的。但我要用这种行为去刺激他们,来隐喻日常生活中会出现你的努力不被认可、珍惜这种现象,在课堂上呈现这样一种价值冲突,然后去讨论这个冲突。”在张麒看来,生命教育不是一种课程的讲解,而是一种切身体验,一次自我认知的过程。

对于90后、95后,张麒认为这种自我认知更有必要,“以前人们可能活一辈子也不会问为什么活着,现在的孩子很小就开始问我为什么活着,问活着的意义。但当下社会处于调整、快速变化中,对于年轻人来说,这种意义

不是很难找,而是很混乱、困惑,很多孩子只是活在别人的期待中,比如90后常在网络虚拟世界中展示自己的好,但往往展示越多越恐惧,越不敢真实面对他人和自己。”

张麒认为:“对很多人来说,很多时刻是生不如死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教育不只是让他们活着,而是让他们找到生活的意义,让他们能够理解痛苦。”

蒙眼走路、绳子套人比赛、钉子游戏等不断刷新着课堂,也刷新王雅忱对生命教育的认知,“这门课也许没有让我背下几个定义、熟记几个学派,但在课堂上的各种互动中会思考很多,让我成长,这就是生命教育的意义吧”。

孙庆玲

【育儿榜样】

钟楚曦的芳华

钟楚曦在电影《芳华》中的角色叫萧穗子,是作家严歌苓的原型。上海电影节上,严歌苓一见她就说:“你在片中表现很好,一眼就看得出来是个小叛逆。”她也向严歌苓讲述自己的叛逆故事:十几岁的时候在舞蹈学校,她经常偷偷翻墙出去买零食吃。学校抽查零食零钱,她藏匿的花招多得很,“把马桶水箱的水抽干,零食封几层塑料袋,藏在水箱里,老师发现不了”。

零钱藏在头发里,或者藏在肥皂盒里,藏在阳台上假装正在晾的衣服里。这样的集体生活让她在《芳华》中找到共性,而她骨子里的叛逆、性格里的不惧怕,和萧穗子异曲同工,获得原著、编剧严歌苓的盖章认证。

萧穗子和奶奶一起长大,每到周末,唯一能起床的动力就是和奶奶一起喝早茶。物质条件没那么丰富的时候,点餐前先问奶奶这个贵不贵。老人都喜欢节省,但每次都会点一份她最爱的小点心给她吃。长大以后,她每次回广州,还是会跟奶奶去喝早茶,所不同的是,“奶奶老了,是我牵着奶奶去”。奶奶怕浪费,不敢点。“但是我觉得现在我有能力了,钱赚来就是享受的,钱花了才是钱,不花不是钱,所以现在带奶奶喝早茶,我逼着她去。”同样的茶楼,东西没变味,奶奶还在,她觉得很幸福。

二马



1959到1963年,江南地区大饥荒,幼子被父母遗弃,被福利院收养,又被政府分批派送,送到相对殷实的北方家庭。据估算,这些被送养的孩子至少有5万人,被统称为“江南弃儿”或“国家的孩子”。

被遗弃的阴影像钉子一样钉着每个人,纠缠一生。成年后他们踏上寻亲之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江南弃儿”冷暖寻亲路

重回江南

“我是养子!”6岁时,住在洛阳的王金虎知道了自己今生最大的秘密。混杂着对生父母的怨恨,对养父母的愧疚,他长成一个沉默的少年。

1990年一个夏夜,王金虎梦见了上海的亲人,面目模糊,叫他的名字。第二天,他就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

洛阳向西250公里,华山脚下的小城潼关,李万成同样经历了充满煎熬的少年时代。小镇是个小社会,谁家孩子是抱养的,大家都清楚。孩子们开玩笑,总爱指着他说抱养的,他就和人打架,打到鼻青脸肿,闷着一口气回家。

结了婚,他在公社里当电影放映员,电影《英雄儿女》里,女主角王芳和亲生父亲在朝鲜战场上团圆,两代人和解的镜头,他哭得最大声。待有了孩子,他知道不是万不得已,没人会把骨肉抛弃,才慢慢接纳自己并试着理解亲生父母。90年代,各地掀起了一波波的寻亲热潮。李万成也动了心思。王金虎到上海寻亲不下十次。从90年代开始,他就闷着头往上海跑,谁也不告诉,什么头绪也没有。只猜测家里条件应该不好,听说闸北区发展落后,多工薪阶层,就守着闸北,天天往苏州河上一坐。黄昏时分,河边阁楼的灯渐次亮起来,有老人抖抖索索地晾衣服,他一个窗户一个窗户扫过去,想找到跟自己相似的身影,一看就是一整晚。



心生绝望

从2000年至今,江南不少城市每年举办寻亲会,从来都是弃儿多,父母少。潼关另一位弃儿周进峰回忆起他经历的多次寻亲会,内心酸涩:偌大的场馆里,挤满了五六十岁的弃儿,人人把写了个人简介的寻亲牌举在胸前,左等右等,却等不来几个找孩子的亲人。一场寻亲会办完,回潼关的车厢里,都是女人哭的哭声。

这些年,DNA认证逐渐普及,一度给王金虎带来新的希望。但他很快发现,他认定的自己家乡嘉定,只有2人入了寻亲库。“没人找弃儿,你去和谁对?”

极少数找到父母的幸运儿,面对一段陌生的血缘亲属,双方的心情又是尴尬而复杂的。

一位洛阳弃儿,前两年找到了在温州的母亲。找到后,四个姐姐、三个哥哥便叫她回去伺候卧病在床的母亲,直到母亲去世,姐姐都未帮她一把。她难过心塞,母亲死后,她回了洛阳,与姐姐断了联系。

另一种情况是,就算找到了亲人,对方也不想相认。去年,一位洛阳弃儿寻亲时,一男子看了她的资料和胎记,明确告诉她,你就是我妹妹。但是父母已经不在,这位哥哥不想再走动。这种情况不在少数,对方最常说的是:看看你还活着,生活还可以,我们就放心了,不用再来往。

寻亲为何

在绝望中泅渡的人,总是需要一根救命稻草。李万成在宜兴认了个亲,他知道那“妈”不是亲妈,但这种关系给了彼此一些安慰。那是在2000年,他第一次到宜兴高塍镇。李万成1米8的高个子,大眼睛,高鼻梁,第一眼见着他,70岁的陈老太就坚称,他们是母子。李万成有些蒙了,陈家人身高都不到1米7,看模样也怎么都不像是一家人。

陈老太太兴奋了,拉着他在大街上四处转悠,说儿子终于回来了。李万成有点触景生情,又觉得难堪。直到欢迎他的宴会上,老太不停给他夹菜,用宜兴话语极快地跟他说着抱歉。他当时心就软了,认下了这门亲。

潼关那批孤儿里,有好几个都是这样模模糊糊认了亲,不愿再去做DNA验证。潼关弃儿周进峰和宜兴一户人家已经认亲十多年,“回家”那天,长嫂端来一盆热水,要给漂泊归乡的他洗脚。这是无锡风俗。回潼关时,哥哥又给他准备了50斤自家的米。当年他饿着出门,如今要饱着走。

“我还能活多少岁数呢?是不是真的又有多重要?找到个亲人,有个安慰,就行了。”甚至还有家庭,做DNA表明双方没有亲子关系,他们却坚持是DNA错了,一年一年,仍然走动着。

罗婷 汪婷婷 付子洋

【育儿论坛】

生命该如何教育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有关中学生自杀现象的调查报告让人心头一颤——5个中学生中就有1人曾考虑过自杀,占样本总数的20.4%,而为自杀做过计划的占6.5%。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研究员孙云晓看来,青春期的孩子矛盾多又封闭,同伴的欺凌、老师的几句尖刻的话等都有可能引发危机,但最致命的冲突还是亲子关系,如果说父母不能理解他,甚至误解、打击他,这或许会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织的调查,83.6%的中学生家长要求孩子考到班级前15名,小学家长的期望更高。“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变化时代,个体焦虑与社会焦虑并存且相互影响。中小学生在与家长都在焦虑,其中孩子的学习状况及其成绩可能会成为加剧家庭焦虑与紧张的导火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朱益明说。

此外,朱益明认为当前中小学生对生命及其价值的认知不成熟,一方面中小学生对自我存在感,但另一方面他们对于生命的真正意义并不清晰,在面对学习压力、外部批评时感觉不到自我价值,会试图通过自杀来进行“对抗”。

“人生的意义是对人生价值合理性进行反思与体验,如为什么要考大学、工作等。当这种反思得到的是种否定性的体验时,就会产生‘无意义’‘荒谬’等感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石中英指出:“年轻一代更多感觉到的是孤独、空虚、无聊等,常看不到自己与他人的联系,只在乎自己的感受,这也是自杀者的一个共性,他们意识不到自杀行为会剥夺父母一辈子的幸福,整个社会为他付出的爱都被带走了”。

石中英建议针对当前中学生进行生命价值观的教育。此外,他认为不同的生命价值依据带来的意义体验和抗打击能力不同,生命的价值依据应努力提升到较高的层次。“现在的问题在于关注具体的东西太多,关注超越性的东西太少,理想教育和生命价值观教育被社会、媒体的庸俗价值取向淹没了。”石中英说。

朱益明表示:“我们所处的大环境在变化,我们教育的观念也应当从原来的‘学习改变命运’向‘丰盛生命’转变,简单粗暴的批评式教育方式已不合适,应给予孩子更多的平等和尊重,让他们从中有更多的参与感、体验感、幸福感与获得感”。

除了学校教育,孙云晓认为家长也有责任去了解自己的孩子,认识到自己孩子与别人不一样,“对10岁以前的孩子可以严格要求,对待10岁以上孩子的首要原则就是理解和尊重,多陪伴沟通,与孩子一起成长”。

孙庆玲